春申舊夢

文老寿 晨李哀裕

共產黨暫時不管

「十三點。」

「你是三小姐，也有一個『三』，却非十三點，快來『小江南』吧！」

「告訴你一件事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要到『大都會』客串幾天，是打秋風。」

「我一定來，祇是聊盡綿薄而已。」

「多些人也熱鬧些，祇要你人到，祇須坐『陽春枱子』，我自下星期六開始做八天。」

「用什麼名字？」

「用徐朗樂。」

「此乃舞場裡還可以添新人？」

「共產黨暫時不管，總要等明年吧？」

「對妓院不同。」

「我們是書寓，並非妓院。」

「我收回所說的話，我們會會面如何？」

「明天我請你吃飯，一定由我請，地點是『四姊妹』，我們八點去在那邊，我要練舞。」

「好好好！如何會面呢？」

「我很準時，今天先打電話到『四姊妹』訂座，用筱胡蝶之名，明天七點五十分，我已坐在那邊，我可以訂到舞池畔的桌，我打電話與徐朗……」

「中國樂隊領班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很漂亮。」

「還不及你，再會！」

小張很高興與別。門外有三輪車，載二熟客至，小張往迎入。

明天大雨滂沱，小鶴準時履約已見筱胡蝶坐在近樂台的舞池邊，當四目相接後，小胡蝶已起身，他趨前與她握手，坐下後，她稍祇希望自己進場那夜不下雨，後來她要點菜，他說吃「和菜」她道：

「一定要點菜，喝什麼酒？」

「喝威士忌吧！現在祇有琴沒有可樂。」

（二八一）

二六九：獨自神傷

迷霧 陳浩泉

「您了也不要緊，現在我徒罵你了。」梁欣「嘻嘻」地笑着。「最要緊你後天晚上和[illegible]、河色一起來就行啦！」

「那[illegible]天[illegible]江和[illegible]要上學，他們不能去了。」文慧說。

「[illegible]上學罷了，那麼緊張[illegible]？我也要上學呀！」梁欣[illegible]。

「[illegible]是大學生，自由自在的，他們怎能[illegible]比呢？」

「哎呀，你們香港來的父母，對孩子瑣瑣的事都太緊張了。」梁欣說，「無論如何，那天晚上你一定得來。媽咪特別叮囑，一定要通知你。」

「是嗎？我盡可能到。」

「什麼盡可能，一定得到啊！好了，就這樣說定了，拜拜！」梁欣把話說完就急急地要收線。

「你這歷心急幹什麼，我想跟姑媽講幾句呀！」文慧說。

「嗎咪睡着了，你明天打給她吧！」梁欣說，「咱們見了面再聊，我還要打電話給史提芬呢！」

「好吧，不妨碍你電話談情啦！」文慧笑着說。

「嘻嘻，拜——」

文慧常常聽梁欣提到史提芬，但她從未見過表妹這個男朋友。

梁欣是家中的獨女，姑媽和姑丈視她如珍如寶，現在，她在多倫多大學唸經濟，成績很好。有溫暖的家，有一個要好的男朋友，學業、愛情都得意，她那能不像快樂的小鳥呢！

想想表妹，再看看自己，坐在梳粧枱前的文慧更加顯影自憐起來。

她不是妒忌表妹，而是為自己眼下的境況而獨自悲懷神傷。

二八一：搬貨過倉

李太日：「三幾個？少D唔！」

阿占笑日：「加埋我可以湊夠五個、六個。」

李太日：「你講嘢十分蠱惑！」

阿占日：「不是蠱惑，而是估測。」

李太日：「總之你有好嘢講！」

阿占日：「依娃，你知不知我妒忌㗎？」

李太日：「好笑，妒忌也啫！」

阿占日：「妒忌你有男朋友！」

李太日：「你又話有亦好閘？」

阿占日：「講下而已，你估我眞係想你有男朋友者耶？」

李太日：「你D男人，眞係自私！」

阿占日：「愛情係咁自私㗎！咪喇，依娃，講開又講，你不怕老公搬貨過倉？」

李太日：「乜搬貨過倉啫！」

阿占日：「就是佢在出邊惹了風流，返來傳染畀你也。」

李太日：「邊有啫！都話佢試過一次髀罅紅紅腫腫，佢自己話皮膚病，有畀佢搞我，我又點知係杞果。」

阿占日：「個次之後都有搞過你。」

李太日：「都話有咯，乜咁長氣啫！」

阿占日：「然則你最好男朋友呢？」

李太日：「冇呀！我邊有呢！」

阿占笑日：「你估我信不信呢！如果你是一個醜八怪，咁我信，但係你靚嘢，有男人追你？邊個信！」

二八一：四季春秋最宜歌舞

鴛鴦 人生感歌 文 蕭風 周

「日月潭」在台中南的「南投縣」，有條公路，漸漸向山上登高，這湖就在小高原之頂，雖處台南，而夏日不甚熱。但一向並不多建設，這湖畔市鎮，乃是這十多年的新地方，一切為了遊客。假如自台中省府所在的南北正鐵路線上，修一條支鐵，使南自高雄，北自「首都」的台北來的乘客，直通上「南投」這座小高原湖上，則鐵道支線完成之日，便是「日月潭」開闢之時，繁榮立見。

「我想做這件工作！」陳其禮口對心商議，偕同二美，進到「湖上奶多俱樂部」之時。歐美日港客人都在跳舞——「紀念莫扎特誕生二百周年」，橫幅紅紗貼金字，有兩枝射燈照着，高掛在樂壇之上——「有文化！」其禮三個坐在前右角，他指着中英文標字給兩位秦姐的亞、季軍看。沒人認識這兩位美人是誰，但幽然四座都在注意。有燈光字打出兩女歌星的名字，而且男星的聲望，不在女歌星下。

「很洋化，幸而不美國化！」珮姬舉櫻桃菓酒說：「解酒，船菜打邊爐，眞舒服！」三人碰杯，曼麗在名女歌星「玉芙」唱「今夜不回家」時，同其禮起舞——「二十年了，姚蘇蓉的名歌——我還不到十歲！」其禮同曼麗跳快狐步（四步），珮姬欣賞她們活潑的舞姿。

「今後？不，今晚到底怎樣過？涵碧樓眞好住！」她微醺已醒，在此衣香鬢影，歌聲撩人的環境中，眼見陳其禮英俊的雄姿，芳心上下，盤算着一種性的新希望。他們舞罷歸座，珮姬說：「秦國也有這歌，用秦語在夜總會唱，這幾年已少聽到了。」

其禮口譯「今夜不回家」，兩美喜興興地嬌笑望着他。珮姬問道：「本來船上可以住的，原本今夜不回家的！」

「怕你們沒有浴室不慣啊！」其禮輕扶住珮姬的玉手：「呃，這是司特勞斯的華爾茲——藍色多瑙河！」珮姬交手給其禮，兩人規規矩矩跳這支迴旋舞——「你受訓之後，很進步了，步子有韻律啦！」

——「不要讚我，你那夜在河濱水上夜總會帶梅寶蘭，不就是姚華爾茲麼？」隨着樂聲，這支後第二支開始，玉芙的英文歌開始了：「那一天，當我們還在青春的時候……你告訴我，你愛着我，啊，在一個五月的迷人的早晨！」

「好！你的舞有感情了！訓練多，是藝術的基本功夫！」他興奮地跳完，也不得不想起了梅寶蘭——「她得了冠軍……！」

忽然燈光漸暗，射燈照着舞場懸着的返光閃爍的大球——「黑燈舞了！」她抱緊了他自然地吸吻，跳到座位前，很快換了曼麗下池。

一六六：兩人走在岩石崗上

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愛滋狂人 ■田長歌

獻民把雙手交叉圍擁自己的胸膛，忍耐着不說話，就看她怎樣做。

「就讓卜獻民死去吧！站在我旁邊的，是柴獻民，石頭灣村長的兒子，從現在起，他負起把此島建成旅遊之島的重任！」

她的嘲詞，實在使他開心，一個箭步衝前，把她擁抱，她轉身，與他互擁，熱吻。

「素芬，十分喜歡你像詩的情懷，感謝老天爺，賜我這樣一個紅顏好助手！」

「我的姊姊既已害死她的好丈夫卜獻民，做妹妹的，就要和復活的柴獻民續上這段情緣！」她說着，又和他親吻。

片刻，意猶未盡，她又說：

「眞的，只有我關素芬，不，是劉素芬，才有資格，有條件，填補這個空缺！」

「你不是急急要和我結婚吧？」他笑問。

「不，一切儀式，都要在我們把旅遊之島建好之後！」

他熱切地吻她一下，然後移步俯身跨伏，從花束中，取出一株長着幾朵的山黃菊，站起來時，遞到她面前。

「人說借花敬佛，我却借花敬素芬，我的未婚妻！」他說。

「你不用借，花是我送給你的，只不過是送給新的你罷了！」

「新的我向舊的我借花！」

「算你啦！」

她讓他牽着手，高高興興地跳躍着走向岩石前面的平崗。

他們走上崗崖一個導航燈塔，兩人站在塔下矮圍牆，眺望遠海，勁風吹掀他們的頭髮。

她說：「登上這高阜崗崖燈塔，看遠海，氣象磅礴！」

當他們轉身回望古松崗，整個石頭灣入目。一幅險峻海島灣港美景，他說：「我來到這島上後，爸爸得回兒子，得回信心，就計劃把此島建成旅遊勝地，打算弄個碼頭，買兩小輪船，作為渡船交通。」

巧婦難為無米炊

方王

二八一：巴耶夫走下機艙

兩人才吃了一半，擴音器突然播出飛機快要降落的消息。

候機室頓時沸騰起來，原來有兩班飛機將先後降落，難怪機場有這麼多人。一班是國內班次，另一班是國際班次——即是尊家同來所乘的兩塊麵包。

順手拿走兩塊麵包，匆匆結了賬，娜塔莎和王家山走出餐廳，携到候機室接機的人羣中，翹首盼望飛機降落。

十幾分鐘後，紅白機身的巨型客機終於降落了，接機人羣一陣小小騷動，拼命擠前。

終於，巴耶夫出現了，他慢慢走過來，娜塔莎老遠就看到父親，自然激動非常，不斷揮手，希望引起父親的注意。

疲勞的巴耶夫終於見到女兒了，忙快步上前，娜塔莎更飛奔前去，和他擁抱。

「歡迎你，巴耶夫教授。」王家山也上前，和他握握手，並順手提去他的行李，「我們回校吧，教授，您也太累了，該好好休息。」

「謝謝。」巴耶夫仔細打量這個中國學生，「巴耶夫教授，您放心好了，一切都好，只是我太想您了。」

「有。」娜塔莎搶先答，「爸爸，

三人慢慢走出機場。

機場門口，一輛小汽車已在等着教授。

五：丈夫是個爛賭二

事前，洪媽查問過兒子，陳國洪向她承認，美兒肚中的孩子的確是由他經手的。於是，一段婚姻就此草草了事，美兒挺着個大肚子跟國洪結婚，成為陳家媳。

十八歲，李美兒就做了第一任媽媽。二十歲，她又生下了第二個兒子。

現在她才二十四歲，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。到了這時，她才知道避孕是怎麼一回事。

這幾年來，美兒簡直與她媽媽那一代的媳婦女一樣，變成了工作與生孩子的工具。孩子接二連三出世，美兒在工廠的工作只有短時間的間斷，幾乎到生孩子前才取假，孩子一滿月又要重新出來工作。

幸好家中還有個家姑，替她照料孩子，否則，她又要返工，又要照料孩子，更吃不消。

她的丈夫陳國洪，幾乎把整個家庭的責任，都推到李美兒身上。

提起陳國洪，美兒就有氣。結婚之後，她才發覺陳國洪是個爛賭鬼，很不顧家，他的工錢幾乎全部都輸清光，每期糧只有很少錢交回給美兒作家用。

好在美兒工作動快，工件做得又多又好，每期糧都是賺得最多的頭幾位。家姑也頗為盡責，一出糧，就要兒子交一些錢來給美兒，否則，這個六口之家就難度日。

第四回：羅漢升天

棍仙 香玲瓏 文 占秋風 圖

王武側耳聽來，遠遠的前方傳來微弱但清脆的馬鈴叮噹聲響，最初是一兩聲響，漸而是四五聲，再而是十來聲，隱約之間，好像有幾十聲迴響，忽然之間，却又完全靜止下來；他再認眞聽着，寂靜中偶爾還有細碎的一兩聲。

他打了寒顫，暗暗想道：

「唷，埋伏的兵馬還不少呢！」

他回頭看看自己的兵馬，約莫有二十多夠，硬要闖去等於自尋死路。唔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他立定主意，連忙向左右做了個手勢，齊齊牽動馬韁，「踢馬剌」，回馬便走，一口氣狂奔一里外，回頭看沒有追兵，才長吁一口大氣。王武勒馬遠遠端詳一陣，他心裡很不服貼：少林禿奴幾時搬的兵？玄甲兵又如何通過關防？為什麼事前不露一點風聲？這樣的行軍佈署，豈非李世民已準備妥當圍攻東都了嗎？若然，則莊事體大矣！他愈想愈發毛，決意立即回師上報鎮都大將軍王仁則，火速稟告鄭王，好早作定奪！

王世充聽了微微一笑。他到底是個胸懷大畧的帥才，隋末未登位時，曾跟李密在軒轅關相持很久，但李密屢攻不能破東都，是因為洛陽不獨有山巒環抱，河川圍繞，古稱「山河四塞」。說關塞，軒轅地當秦隴之襟喉，固然重要，但還有伊水、洛水、黃河的水道屏障，李世民未有充份的船隻準備，要圍攻洛陽並不容易。他估量對方一時未能完成圍攻佈署。但軒轅關內，少林寺禪屯兵多少？還得派個人去一探虛實。

實際關內那裡有屯兵。這不過是耿教頭佈下的空城計。

這空城計的靈感來自山門前擺攤賣角符的販，角符綫繫着的鈴噹，造成馬鈴噹的錯覺，他着人在草木之間繫上幾十對，需要時輕輕搖動着，令王武以為關內埋伏着許多人馬。一如預料，它阻了王武追兵的前進，得讓武林僧們從容回師少林，讓走在前頭的李素英無驚無險地把善心救返寺院。

（一〇七）

雜鷹（五）

城市之光 ■匡成

阿坤道：「我們吃虧給蘇絲了，她看到我們，我們看不到她。」難然如此說，他反而面向蘇絲，有所動作。

蘇絲上前，拍拍兩記耳光，打在阿强和阿坤頰上：「還不用大毛巾將身體包裹。」

阿强說：「我們燒烤時說好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不虧蝕。」

阿占日：「爱情係咁自私㗎！」

阿坤道：「其實你求之不得。」

「停止。」蘇絲入內喝止。却原來浴室內四個花洒水龍頭下，兩男兩女，全身赤裸在淋浴。蘇絲喝止後說：「誰人搗亂？」

王芙說：「是坤仔與德仔，我和阿貞淋浴中，他二人走入來。」

阿强說：「我們燒烤時說好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不虧蝕。」

五男七女青少年，穿上泳衣後，便齊齊到海灘游泳，且有不少新玩意，他們都樂透了。

晚上在度假屋內吃燒烤，有人提議，吃完燒烤後裸泳，此中有人不願認低威，說彼此你睇我，我睇你，怕什麼？

燒烤完了，收拾一切回返度假屋。

蘇絲是大家姐，要很好的清理現場，讓部份人先返度假屋洗澡。

麗莎匆匆跑出度假屋，走到蘇絲身邊道：「不好了，浴室秩序大亂，傳出了嘻笑聲。」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蘇絲問。

「男女同浴。」

蘇絲聽說，立即衝入度假屋去，聽到一把女聲道：「眼看手勿動呀，幾乎到生孩子前才取假，孩子一滿月又要重新出來工作。」

幸好家中還有個家姑，替她照料孩子，否則，她又要返工，又要照料孩子，更吃不消。

她的丈夫陳國洪，幾乎把整個家庭的責任，都推到李美兒身上。

提起陳國洪，美兒就有氣。結婚之後，她才發覺陳國洪是個爛賭鬼，很不顧家，他的工錢幾乎全部都輸清光，每期糧只有很少錢交回給美兒作家用。

好在美兒工作動快，工件做得又多又好，每期糧都是賺得最多的頭幾位。家姑也頗為盡責，一出糧，就要兒子交一些錢來給美兒，否則，這個六口之家就難度日。

二〇一：巴耶夫教授下機艙

候機室頓時沸騰起來，原來有兩班飛機將先後降落，難怪機場有這麼多人。一班是國內班次，另一班是國際班次——即是尊家同來所乘的兩塊麵包。

順手拿走兩塊麵包，匆匆結了賬，娜塔莎和王家山走出餐廳，携到候機室接機的人羣中，翹首盼望飛機降落。

十幾分鐘後，紅白機身的巨型客機終於降落了，接機人羣一陣小小騷動，拼命擠前。

終於，巴耶夫出現了，他慢慢走過來，娜塔莎老遠就看到父親，自然激動非常，不斷揮手，希望引起父親的注意。

疲勞的巴耶夫終於見到女兒了，忙快步上前，娜塔莎更飛奔前去，和他擁抱。

「歡迎你，巴耶夫教授。」王家山也上前，和他握握手，並順手提去他的行李，「我們回校吧，教授，您也太累了，該好好休息。」

「謝謝。」巴耶夫仔細打量這個中國學生，「巴耶夫教授，您放心好了，一切都好，只是我太想您了。」

「有。」娜塔莎搶先答，「爸爸，您放心好了，一切

三人慢慢走出機場。

機場門口，一輛小汽車已在等着教授。

計總末清至初唐 人三零百五元狀

科舉史文

按「續文獻通考．選舉考」、「元登科總目」、「明登科總目」體例，則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狀元同列，則中國歷代文科狀元共計五百五十一人。（簡文、新九一五三〇）

狀元，又稱狀頭、榜首，是科舉時代進士科廷試第一名。

據記載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為唐高祖武德五年（六二二年）壬午科狀元孫伏伽。唐代二十帝（六一八至九〇七年）二百八十九年間，幾乎每年一榜，共二百五十八榜。「登科記考」、「玉芝堂談薈」標明為狀元者，有王維、柳公權等一百三十九人。五代十國（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）五十三年間，也幾乎是每年一榜，標明為狀元者有崔邈、王歸璞等十一人。宋代十四帝（九六〇至一二七九年）三百十九年間，共一百一十八榜，考中狀元者呂蒙正、張孝祥、文天祥等一百一十八人。元代十帝（一二七一至一三六八）九十七年間，共十六榜，每榜取蒙、漢狀元各一人，考中狀元者嗚呼哀哉圖位爾、張起巖等三十二人。明代十五帝（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）二百七十六年間，共八十九榜，考中狀元者有吳伯宗、楊慎等八十九人。清代九帝的二百六十四年間，考中狀元者李奧業、翁同龢、洪鈞、張謇等一百一十四人。最後一個狀元為劉春霖。總計由唐初至清末，共六百四十七榜，狀元五百零三人。

治療長期患病孩子 醫生應多鼓勵家長

廣新知

孩子生病，父母自然萬分擔心，這是人之常情。一般孩子不會病很久，因此父母不會有太大擔心，然而若孩子長期患病，那麼整個家庭卻可以受很大影響。醫生於治療長期患病的孩子時，對此亦要相當留意，除了要設法治好孩子的疾病，亦不要忽略孩子及其家人的心理需要，適當時更要予以鼓勵和照顧。

許多父母對孩子生病的立刻反應，便是怪責自己照顧不周。比方筆者上星期看一孩子，她患了龍瘡病（Systemic Lupus Erythromatosus），並且已令腎臟受損，「手尾」可能很長。其母親便自責以往飲食上對孩子照顧不周，如經常給孩子吃冷飯，以致「營養不良」，終於令其得此難治之病。但其實此病源是和飲食無關，倘若母親過分責備自己，造成精神壓力，便很不幸，對任何人均無好處，醫生實在很應該提供正確資料，並設法加以開解。

許多時父母間的感情亦會因孩子得病而有所影響。一些感情本已不太穩定的夫婦，可能因壓力太大而令感情進一步惡化，甚至離婚收場，但當然一對感情堅固的夫婦亦可能因孩子的問題而更彼此支持，共度難關。其他家人和朋友的體諒和幫忙，往往起決定性的作用，當然醫生亦可於適當時候介紹專業輔導人士，提供協助。

若家中有其他子女，父母對其照顧亦往往有所變化，最常見的便是父母忙於照料生病的孩子，而忽略了家中其他孩子的需要。這時候其他孩子往往感到很不解和不滿，甚至會將怨憤發洩於患病孩子身上。父母應該盡量抽些時間向家中子女解釋，這樣除了可減少子女的不快外，更可叫健康的子女向患病的子女多加關懷和照顧。

若患病子女須要住院，醫生應盡量鼓勵父母親多到醫院探望，此外亦可鼓勵父母參與子女的護理工作，比方讓其替子女打針，梳洗等，這樣除了可讓患病子女多些感到親情外，亦可減少父母的無力感。許多時子女得病，父母除了自責外，亦會因病情難以治理而感到無助。

總結而言，醫生除了要盡力護理病人的病情外，最主要還是給予病者及其家人一點希望。有時即使大家可做的不多，但若醫生仍肯表示熱心，亦肯和病者及其家人多加溝通，情況往往會教人好受得多。

向晴

世界博覽

發展海水淡化工程

王思蜀先生：

無流國沙漠底下是個聚寶盆，除也門之外都是石油生產國，石油產量佔世界四分之一。有了石油、美元，就有可能發展海水淡化工程，圓滿解決用水問題。目前共建大小淡化廠一千座左右，日產淡水約六千萬噸，佔全部生活用水供應量的百分之九十。淡化海水耗電極大，每噸成本超過三美元，比普通自來水高幾十倍，再加長途運輸和損耗，送到居民口中每噸最高成本可能超過一百美元，比石油還貴。這些國家多以補貼價售水，每噸只收象徵價若干美元，通過自來水管或水罐車供應到戶。

沙特阿拉伯是世界最大的淡化水生產國，日生產能力二百五十萬噸，佔世界淡化能力的四分之一。一九七〇年在紅海岸吉達市建成第一座淡化水廠，日產能力不過萬餘噸，此後陸續投資一百二十億美元，逐步解決了全國城鎮和採油基地的供水問題。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廠設在朱拜勒，日產能力八十萬噸，通過長四百五十公里、直徑一點五二米的管道，向首都利雅得供水；投資一億美元，海水全自動化脫鹽，處理後的海水即可飲用，質量不亞於自來水。更多的淡化廠是日產萬噸規模。許多工廠、醫院、學校、旅館，自建日產淡水五百噸以下的小廠，就地汲取地下鹹水加以淡化。還有安裝在駁船上的流動淡化廠，日製淡水一萬九千噸，向沿岸大企業和輪船供水。在全國公路沿線，少不了蘑菇狀的水泥儲水塔，每個家庭的屋頂也裝置圓筒形鐵缸，並安設自來水管，由淡化廠的供水汽車定時將水抽到住內。

至於科威特的海水淡化情況，容後談。（秦成、新九一五三八）

古人古事

我國古代數學發達 名法測量塔高

王炳南先生：

東漢時代，名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不久，中國人就在增加了度假屋去，在同時，中國人就已掌握測量塔高的方法。

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一種數學方法。照「四庫提要」的說法，「凡望極高，測極深，而兼知其遠者，必用重差」。漢代天文學家常用「重差」的方法，測量太陽離地面的高度，以及跟測量者之間的距離。

劉徽專門寫下「重差」一卷，並加了注，以探究古人的重差法。

至唐朝初年，劉徽所撰「重差」一卷作為單行本流傳於世，並改名「九章算術」。「海島算經」。「海島算經」的內容之一，是介紹從山上測量平地上樓高的方法。此法亦可用於測量塔高。因「海島算經」不大好讀，唐代天文學家李淳風特地作了注釋。至宋代，數學家秦九韶寫下了「數學九章」一書，敘述了「九章算術」、「海島算經」提出的數學方法的實際應用。該書第八卷有「表望浮圖」一節，講的便是如何測量浮圖（即佛塔）之高。秦九韶出了這樣一道題：

一座塔年久蝕料，須換塔心木，不知要用多長的木料。在離塔六丈遠的地方，垂直樹一根長竿。在竿子離地面九尺二寸的地方，開始由下往上按等距離釘一種叫做「鏑」的金屬標記。共釘十四塊，每塊長五寸。上塊鏑的下沿跟下塊鏑的上沿的距離為二尺五寸。人站在距離竿子三丈也即距離塔九丈的地方，遙望佛塔之尖，剛巧正好經過竿上第十四塊鏑的上沿。再望佛塔頂部相輪的底邊，剛巧正好經過竿上第七塊鏑的上沿。人眼離地四尺八寸。問：塔身高多少？相輪高多少？全塔高幾丈？該用塔心木多長？（塔心木須放三尺，以安卯榫。）

秦九韶書中有這題的圖示，名為「望塔圖」。秦九韶的計算結果是：全塔高十一丈七尺，減去相輪三丈，剩下八丈七尺，為塔身高。加三尺，共得九丈，為塔心木長。中國人以重差法測量塔高，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先進的。（宏遠、新九一五四九）

無奇不有

白蟻建屋病毒複製 生物奇觀令人費解

劉江鴻先生：

今天繼續介紹現代的生物奇觀。

嗅神經感受器細胞：在我們鼻腔上皮組織中，存在着上千個嗅神經感受器細胞，它們不斷地把急切的訊號傳遞到大腦。覺中樞，使人們產生對某種氣味的奇異的感覺。其實牠本身就是一個個腦細胞，只不過牠與外界的信息。但嗅覺細胞是怎樣分辨感受到的氣味呢？怎樣去斷定這是一種芬芳的香味，那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臭味呢？這是神經生物學中的深奧秘謎之一。

白蟻：單一的一隻白蟻，或兩三隻白蟻為一羣結伴謀生並不算出奇，但只要在這羣白蟻中不斷地增加隻數，當白蟻巢數超過某一臨界數目之後，奇跡就發生了。仿佛牠們突然間收到了一個神奇的訊號，一大羣白蟻分成許多小羣，並開始累積渣滓形成的小球，其尺碼非常精確，建成一座「大樓」，裡面包括許多小房間，其尺碼非常精確，建成一這羣白蟻將要生活數十年，裡面的溫度不高不低，好像安裝了空調似的，溫度受到很好的控制。白蟻建造自己的家園，其藍圖是描繪在牠們的基因裡面，整個工程完美無瑕，靠每一隻白蟻自覺去完成。看上去，這個羣體不像是由一隻隻白蟻構成的，而像是牠們組織起一個完整的有機體，像是一個有思維的具有一百萬隻小足的生物體。

綿羊瘋癲病毒：這是一種具有傳染性的病原體，牠們能使綿羊、山羊和好幾種實驗室動物患上致命的大腦疾病。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在綿羊瘋癲病毒體內，誰也不能發現任何的遺傳物質DNA或RNA，而該病原體內的蛋白質却非常豐富。因此有人提出，綿羊瘋癲病毒完全是由蛋白質構成的。但是迄今為止科學界一致認為，蛋白質是不能自身複製的。從這一角去看，牠就成為生物界最最奇特的天工造物了。

通常每個家庭在某個時期都會有小孩存在，人們對此熟視無睹，不會感到有何奇怪的事，但專家却指出小孩是世界上的奇人。人生一世，童年時代佔去六分之一，把許多能量耗費在如此漫長而且無力保護自身的歲月，確實太會修了。為何進化過程不讓人類飄然從童年時代進入成年，迅速地跳躍到有生產價值的壯膘年華呢？原因是語言問題，語言是使人類有別於其他生物的特徵。童年之所以要那樣長是為了學習語言所致。

地球被稱為第一奇觀。因為專家指出，在人類視野可及的所有天體中，最奇異、最神秘的要算地球這顆行星了。專家指出，只要我們不去惹是生非、製造破壞，則地球就會永遠使我們耳目清新。（妮、新九一五二七）

上紙兵談

魚雷轟炸艦艇 反成救人器具

唐先生：

魚雷的用途是毀滅性的，但偶然也會起拯救性命的作用，這裡告訴你兩則魚雷的故事。

一九四二年六月，在中途島海戰中，日本海軍航空母艦「加賀」號受到美國「企業」號航空母艦上的俯衝轟炸機的猛烈攻擊。

「加賀」號身中四彈，整個艦橋和四周甲板起火，雖然大家都盡力拆死搶救，還是無法控制火勢的蔓延。「加賀」號的艦員有些在艦中彈時就跳到海裡，有些被強烈的氣浪抛到了海裡。「加賀」號火光熊熊，毫無指望，艦邊海面上盡是逃生的艦員在飄浮。

這時，正在附近的美國潛艇伺機向「加賀」號發射了魚雷。只見三道白色雷跡向「加賀」號疾衝而來，有兩條魚雷從艦旁駛過，另一條魚雷擊中了「加賀」號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魚雷沒有爆炸，而是斜浮出去，斷成兩截，前段立即沉沒，帶着氣囊的後半截仍在水上飄着。那些在海水中苦苦掙扎的日本水兵，爭先抓住這飄浮的機頭人員，日軍自己發射的魚雷恰好把下面中板排開一條出路，奇跡般地逃過本已死定的人有機會從艦的下層走了出來。「飛龍」號被魚雷擊中後三小時左右才沉沒，這些機艙人員翻在水上，都被美國軍艦救起。（熱子、新九一四六二）

「飛龍」號上的官兵員被轉移到其他的艦隻上。為了防止殘艦成為美軍的戰利品，日航空母艦載隊司令官命令驅逐艦用魚雷擊沉「飛龍」號。在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中，這艘龍大的航空母艦開始下沉。

但是過了一段時候，日本海軍的[illegible]飛龍」號的殘骸[illegible]，並且發現該艦的[illegible]有人。